

國

朝

文

錄

澁園未定藁文錄引

澁園未定藁慈谿姜西溟先生著先生爲人甚奇非尋常文士可
及以布衣入史館天子知其能文宰相爲之薦達至老始得一
第卒緣事死于獄中王阮亭尚書深以爲愧論文喜國策不喜左
傳故其文亦善議論不善敘事議論之文縱橫貫穿直入子瞻之
室最奇者爲春秋四大國論指畫情勢證據古今理足氣昌足以
垂訓萬世江防海防二藁亦有用文章坐而言可以起而行者也
全謝山稱先生文最知名者爲明史藁刑法志極言明中葉廠衛
之害淋漓痛切以爲後王殷鑒今其文不見集中惟存刑法志總

論擬彙而已集中序最多神來之篇直邁北宋而上而援引鋪張
至暈掉或不靈俗體或未脫者亦間有焉分別錄之颯颯乎大雅
之音已雜文可觀者亦多惟表誌之作營壘不堅不及堯峯遠甚
茲選於敘事之文惟錄先太常傳一篇餘盡從汰蓋非其所長也
魏叔子嘗有言曰侯朝宗肆而不醇汪鈍翁醇而不肆姜西溟文
在醇肆之間但好意太多不能捨割三復其文真知言之選已上

高李祖陶撰

湛園未定藁目錄

卷一

春秋四大國論上

春秋四大國論下

蕭望之論

二氏論

江防總論擬藁

海防總論擬藁

卷二

騰笑集序

吳虞升詩序

陳其年湖海樓詩序

嚴蓀友詩序

黃子自譜序

奇零草序

志壑堂集序

陳六謙之任安邑詩序

賀崑山徐公入閣序

蘭谿縣重建尊經閣記

萼圃記

卷三

寄鄧參政書

投所知詩啓

書嵇叔夜傳

鼻亭辨

姚明山學士擬傳辨

友說贈計子市草

京口義渡贍產碑文

先太常公傳畧

湛園未定藁文錄卷一

慈谿姜宸英西溟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點

高安周其莛

校刊

○○○春秋四大國論上

春秋之大國四○內則齊晉○外則秦楚○齊晉至春秋之末○俱相繼亡○

而秦楚延世又數百年○及楚亡而秦卒得天下○其故何歟○語有之○

不再實者其根必傷○則齊晉之謂也○齊自大公表東海以來○其勢

固日趨於強矣○及於桓公之霸○率同盟南征北伐○兵車之會三

而乘車之會六一匡天下○九合諸侯○天子致胙命無下拜○蠻且君

長冠帶之國無不東面而朝於齊其自謂與三代受命之君無以異可謂盛哉桓公死晉文繼霸子孫之主盟中夏者累世諸侯以國之大小歲受貢獻庭實充溢於公府貨賄交賂於私室天王召會而卽至侯伯見執而罪已足是時天下靡然不復知有天子矣夫始之有霸以尊天子也至其後乃奪天子之勢而自予焉而天下不敢以爲專然人臣而擅天子之勢此豈可以爲常者哉齊桓公後歷世不振至康公而國篡於田氏晉用六卿亦移其祚非齊晉之國至是而始亡也○病○疎○木○得○到○其○世○之○理○於○只○一○其始之脅制諸侯討貳舍服所以耀吾軍實以奔走讐伏乎天下而恣睢以享天下之奉者其力固疲而氣固

已竭矣。一旦大權既去，蹶然頓仆，何足怪哉？若夫秦楚則不然。春秋莊九年，書荆敗蔡師，楚僻在夷，至此始通中國。二十年，伐鄭，始稱楚。僖十九年，始得與諸侯同盟於齊，方其未與中國接也。楚特崛彊於江漢之間耳。王室之所不臣，擯之而中國之諸侯非類畜之者也。及其得志，爭盟中夏，征車四出，則楚之禍西連於晉，南挂於吳，平昭之間，羣臣奔命不暇，而國之幾亡者再矣。然其所以宜亡而不亡者何也？吳滅於前，而晉分於後也。自三晉之殲，力不足以支秦楚，則楚之危者以安，而秦之弱者以強。故晉之存亡，此秦楚安危強弱之繫。而春秋之一大變革也。由是觀之，楚之延世之

久○長○者○以○其○爲○中○國○後○起○也○楚○雖○後○起○而○猶○幾○不○免○於○亡○者○以○其○
威○太○盛○也○故○盛○者○必○衰○強○者○必○折○自○然○之○理○也○秦○國○尤○僻○小○雜○於○
西○戎○穆○康○之○世○與○晉○構○虜○見○於○春○秋○至○於○他○國○所○用○兵○者○鮮○矣○傳○
稱○穆○公○并○國○十○二○開○地○千○里○其○所○攻○取○大○抵○皆○在○戎○翟○之○界○方○是○
時○泗○上○之○諸○侯○奉○盤○敦○歃○血○而○爭○長○者○噉○然○於○壇○坫○之○上○喜○而○朝○
怒○而○叛○者○紛○紜○於○晉○楚○之○境○其○視○秦○若○不○甚○可○畏○也○秦○亦○漠○然○無○
所○與○擁○峭○函○之○固○迴○翔○孰○視○而○不○敢○以○爭○一○日○之○雄○左○氏○曰○秦○穆○
之○不○得○爲○盟○主○宜○也○不○知○盟○主○非○秦○之○所○欲○也○秦○唯○不○自○爲○盟○主○
故○能○蓄○積○其○氣○勢○徐○以○待○諸○侯○之○衰○而○乘○其○弊○歷○於○孝○公○之○初○辟○

士益廣。然河山以東。強國六。猶以夷翟遇之。擯而不得與盟。曾別夫秦之所以終強。而六國之所以或微或滅者。其必以此矣。或曰。吳越之興。亦後矣。而驟滅。何也。曰。吳越之君。純用夷禮。而無法度。紀綱以維之。此如水潦之暴漲。何足與持久哉。秦不妄慕乎中國之盛。甯自棄於僻陋。以俟時而後用之。故齊晉與六國亡。而秦不亡。秦又不純以夷翟自處。而法度綱紀。秩然有以維繫其上下。故雖其後起之強大如吳越者。皆以驟盛而滅。而秦不與之俱滅。且此非獨於秦楚然也。詩曰。絲絲瓜瓞。昔周之中。世嘗微矣。不窟失官。竄於戎翟之間。歷夏商千餘年。天下幾不知有周矣。公劉遷豳。

稍稍生聚。與其人執豕於牢。舉匏尊而酌之。此其自視與天下何如者。然大王一出岐山之陽。伐柞棫。走昆夷。勃然起翦商之志。不數傳而得天下。是何始之微而終之盛耶。不知使夏商之世。而周卽能强大如桓文時。則其後且覆亡之不暇。何暇以天下爲哉。故曰其微也。斯其所以爲盛者也。然武王旣得天下。散馬放牛。囊弓矢。包干戈。以示弗用。使天下若仍不知有周者。而後民安之。而始皇日翼。豈焉出師。強胡加誅。勁越窮兵。黷武以外。市其强大之。飛强大之勢。震於外。而危亡之機。成於內矣。則亦異乎其始之所以立國者矣。

立論詳確之至而發揮亦最爲透徹。文筆紆餘爲妍。卓犖爲傑。殆合歐蘇爲一手者。

立論詳確有目皆知。最愛其文心最靈。局陣最變。說一面而面面俱透。擊一節而節節皆應。學者能於此文心識其妙而得其構思運筆之所以然。其於古文思過半矣。通篇分五節讀而歸重在秦齊晉行事相符。故同作一段。楚事起手與秦近而後事與齊晉符。故另作一段。秦則純乎取天下之術矣。故正講後既引吳越以駁之。復援周家以證之。然未有天下之光與周同。既有天下之後。則又與吳越同矣。推勘到底更無餘意。待後人

補正如此手筆那得不冠絕一時

○春秋四大國論下

齊晉秦楚歷世之修短。吾既已言其故矣。然此猶論其大勢也。非其所以受病之處。夫人之稟命於天。壽夭不同。然其將死也。必有其所以受病之處。知其病而消弭之。於早則病者可起。死者可生。不知其病而預爲消弭之。則亦已矣。晉之六卿。齊之田氏。此其受病之處也。國之有強之故○皆○故○也。民如身之有痞癢。齊晉之君不知消弭而聽其塊然於胃膈之間。方其未發。手持足行。耳目便利。視之猶人也。及其既發而塊然者已不可復圖矣。秦楚之君之治其病也。唯不待其既發而圖之。故其治患也不勞。及其患去而國之元氣亦以

愈固蓋權臣之竊其國也。類非一世之所能爲也。其積之有漸。故其治之有因。且其初非必皆國之小人也。彼陳敬仲、趙文子之徒。豈逆知其子孫之有是事哉。勢之所趨極重而不返。則雖有賢明之君。忠正之臣。常不能保其後之不爲亂。夫秦楚之君之善治其病也。亦揣其勢之所必趨而逆折之。無使之至於不可反斯已矣。○有○天○下○之○國○家○者○解○此○可○以○繫○世○無○患○漢○之○外○威○是○之○游○病○

宋○心○熾○豆○者○不○能○逆○折○之○通

楚之有令尹也。此大權之所萃也。令尹之佐有大司馬、左右司馬。政出於令尹。而兵柄則分掌之。司馬子木爲相。蔣掩爲司馬。使其賦數甲兵。旣成以授之子木。故曰司馬者。令尹之偏王之四體也。昔者子元鬪椒俱嘗爲難於其國矣。發不旋踵。身被禽滅。其時之

家○臣○宗○老○不○聞○有○擁○甲○以○觀○變○者○兵○柄○不○屬○故○也○令○尹○之○權○既○分○
而○其○制○國○也○尤○有○法○分○國○爲○縣○縣○設○公○以○處○之○內○有○變○則○入○而○靖○
亂○於○內○而○強○臣○不○得○縱○恣○以○爲○內○之○大○患○子○元○伐○鄭○還○處○公○宮○而○
申○公○鬪○般○殺○之○白○公○稱○兵○而○葉○公○諸○梁○自○蔡○入○而○討○之○是○也○外○有○
患○則○卽○發○其○縣○之○賦○以○征○討○於○境○外○救○郟○之○役○申○公○子○儀○息○公○子○
邊○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繞○角○之○役○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
蔡○陰○地○之○役○司○馬○阪○起○豐○析○之○累○以○臨○上○雒○是○也○齊○晉○大○夫○之○有○
采○地○以○封○殖○其○私○家○故○曲○沃○據○而○欒○盈○叛○邯○鄲○入○而○荀○寅○叛○晉○陽○
修○而○趙○鞅○叛○狼○工○封○而○雍○廩○叛○而○楚○則○不○惟○使○之○不○可○叛○而○反○能○

因其力以外備諸侯而內制其強臣齊晉之衰以家之有藏甲而楚以令尹之權欲舉國而唯吾用之而且有所牽制而不可動其制使然也楚令尹之權既死其制國也有法而其因事杜害也尤有漸昔者子南爲宰其士觀起無祿而有馬數十乘康王聞之車裂觀起尸子南於朝蘧子馮繼之所寵者有馬八乘聞申叔豫之言謂之生死而肉骨夫宰臣之寵士而使之有馬自常情視之非甚大罪也然楚之君臣涕泣相告若危亡之立至而誅殛隨之則其慮患也不亦密乎秦公子鍼出奔於晉有車八百乘謂晉大夫曰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乃知秦與楚同一意也公子鍼親景公

轉楚楚事秦只違楚帶齊

所寵不待既變而圖之也

弟終景公之身不敢以返國則人臣而富者是秦楚之所深仇也。其後秦昭王一聞遊士之言逐穰侯華陽君之屬而出之境若去毒螫夫秦之日夜思芟鋤強臣而欲已其病者如此其至也故封建之不得不廢亦其勢然也秦之祖宗固欲廢之矣且此豈獨秦之意使秦不得天下六國之君得之吾知封建亦必廢何者強臣者在一國則一國病而在天下則天下病也自漢以還封建廢而天下未嘗不治秦廢封建而以無道行之焉此其所以得而復失之也。

三意蟬聯而下確鑿指畫皆足爲後王殷鑒

蕭望之論

班固曰望之堂堂折而不撓近古以來社稷之臣予謂望之守常而不知變知嫉小人而不能容君子社稷之臣不如是也始望之與史高同受宣帝遺詔輔政而高者帝之肺附之親也昔魏相謀去霍氏之權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復因許伯白去尚書副封以防壅蔽是時霍氏雖切齒於相而終不能加之害者以許伯之爲主於內也史高雖與恭顯相表裏然爲腹心之疾者恭顯也恭顯則史高者一參養之具臣耳何足患哉爲望之計莫若姑舍史氏而無與之平且與之周旋其間設疑而多爲之間則其黨可離

而恭顯可逐也。不知出此，乃欲一舉而並去之。夫與人同受顧命，於先帝，未聞其有大罪極惡，輔政未幾，而其所排擠者，乃在肘腋之間。此自常情視之，亦必以爲疏離骨肉，專權擅勢也。二語用望之獄詞况元帝闇主，故卒之使恭顯得見德於史氏，而藉之口實者，望之也。望之可謂不知大計矣。且恭顯之宜去，不當在元帝，而在宣帝之世。宣帝任用法律，寵二人以爲中書令，樞機之重歸於宦豎，昔蓋寬饒嘗知以此爲患矣。以其地疎而言訐，故終於不納。望之爲宣帝敬信大臣，則當力陳履霜之戒，請還中書之選，更置士人罷二人而去之。宣帝明主，必能見聽。不聽，則以去就爭之可也。旣不

能○防○患○於○未○萌○之○先○而○徒○欲○強○制○於○橫○決○之○後○固○且○不○可○况○宣○帝○
以○法○律○任○恭○顯○而○望○之○先○以○法○律○佐○先○帝○則○豈○唯○不○能○去○之○抑○
教○之○使○用○也○何○以○言○之○嘗○考○宣○帝○之○世○無○罪○臣○之○被○殺○者○四○而○獄○
成○於○望○之○之○手○者○有○二○焉○始○附○魏○相○則○劾○趙○廣○漢○後○去○左○馮○翊○惡○
韓○延○壽○之○聲○名○出○已○上○因○劾○韓○延○壽○二○獄○詞○之○上○史○皆○云○天○子○惡○
之○惡○之○云○者○史○臣○之○微○辭○也○蓋○其○文○致○之○巧○有○以○深○中○其○忌○矣○夫○
其○果○於○用○恭○顯○而○不○疑○者○以○此○也○吾○觀○望○之○量○狹○而○妬○前○以○霍○光○
輕○已○則○謀○霍○氏○以○丙○吉○居○已○右○則○短○丙○吉○馮○奉○世○斬○莎○車○王○大○功○
也○而○止○其○封○爵○張○倣○舊○交○也○元○帝○欲○大○用○之○則○沮○之○使○抑○鬱○以○死○

夫張傲與廣漢延壽奉世之數臣者皆疆幹忠正有力之人也望
之縱不能前去恭顯使其能保全善類陰留之以待嗣主之用則
危疑之際必有所濟計已大失至於顛仄乃反恃一儉邪讒調之
照朋而寄之耳目焉欲以是除君側之惡豈不悖哉大臣當國如
身之所遇不可勝數欲治小人則當先散其黨欲小人不爲害
則莫若內植其君子之交既不能厭小人以外披其腹心又不能
樹君子之交以自固其氣勢反使小人得以乘機抵隙於其間終
至禍發身死害貽國家未可謂之不幸也

議論一步緊一步而結尾一段尤爲不刊

○二氏論

朱子謂佛氏之書其徒採取老莊之旨爲之其後道家既失其傳反竊取佛氏經教之最膚淺者爲道經譬如巨室子弟亡失其先世所遺珍寶乃從其人竊得破釜囊之器誇之以爲已有由是言之佛與老雖異而其言初不異也其說精矣然自東漢至宋未有分佛與老爲兩人者也袁宏漢記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其教以修善慈心爲主不殺生專務清淨其精者爲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而歸於無爲此佛教初入中國之言也而所謂清淨無爲者則老氏之說矣東漢楚王英傳晚節更喜黃老學爲浮屠

齋戒祭祀。桓帝立黃老浮屠祠於宮中。言黃老卽曰浮屠者。明其爲教本一也。至襄楷上書桓帝始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道經亦云。老子入關之天竺。托生維衛國王夫人。晉顧歡夷夏論亦云。又于闐西五百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處。其言固怪誕。然楷東漢人時。佛教流傳中國尚未久。其言當必可徵。孔子思行先王之道於東夷。老子悲周衰去之西域爲浮屠。亦其類也。而或者執所聞見以爲難信。吾意老子出關之後。其去甯存沒當不至寂然無考。使其一無所傳述。旣以屏棄老死長爲戎羌之鬼矣。則孰與其以柱下終也。而自崎嶇於流沙萬里之外。此何爲者。大史公

一〇反詰便明筆法亦妙

嘗言老子卽老萊子年百六十歲又云二百餘歲又疑爲大史儋
夫老子一人耳一以爲李耳一以爲老萊子一以爲大史儋當其
在中國時已難定其蹤跡如此則去之西域一變而爲浮屠亦理
之無足疑者也孔子曰龍吾不知其所變化此爲深知老子者至
其徒始髡而自私其教曰吾佛也彼老之徒方瞽然不能復名其
師之說然後二氏之黨始判然其不可一矣子謂今之爲老之學
分別的確
者譬之老氏之嫡子也爲佛之學者譬之老氏之庶子也嫡失其
世守而丐貸於庶子之家則今之道家之謂矣然而其本固一也
尤可異者若今之儒家者流剽取釋氏虛無幻妄之言一舉而附

之孔子講解傳習流染蔓延是眞所謂竊人之餘以爲己寶而不
知愧者也。然而道家之惑以其先世之失傳耳。至吾孔子之教五
經六藝之文燦如日星之垂列江河之流衍蔽之而愈明。滑之而
愈清。一舉正之斯昭昭然白黑分而邪正別矣。是其寶固未嘗一
日亡也。舍其家千金之璧而美人之瓦缶釜甕以爲美。然且不惜
穿穴而求得之。若今之儒者是二氏之徒之所竊笑者矣。

從朱子之言悟入而雜引漢晉諸人之說以證之立論甚創而
根據甚確一結尤嚴

江防總論擬彙

大清一統志

岷江會眾川之流。出峽而後滔滔東下。然其勢猶未極盛也。至過

首將大勢揭清

江陵則漢江統西北之水而趨鄂渚。洞庭合西南之水而出岳陽。又經黃蘄而向潯陽。則彭蠡會饒。撮贛袁諸方數千里之水以南出湖口。東北納淮南之眾流。泄宣潤之陂澤。所受天下水幾十之四五。自九江以下。兩岸南北。涯涘無際。汊港縱橫。故小則漁徒鹽戶。出沒藏姦。大則巨盜之揚帆鼓棹。挾風濤而負固者。不可誰何也。明制用都御史設操江署於應天府之新江口。上起九江府之南湖。汛下至南直圖山三江會口。一千五百餘里。以時分班操練。

水師又設南北兩巡撫兼理兵務。操臣任江中撫，臣督岸兵，互爲策應。而兩御史巡閱之。於是取民間之少壯充弓兵，巡司保伍聯結，制姦人無所得出入。洲渚港浦，步步設備，營柵相望，櫛比而隣密矣。本朝定鼎，初設操江，駐池州，改駐安慶。康熙元年，始議撤巡江兩御史，裁操江，而以其職并轄之於總督都御史，規制稍變焉。臣謹按古之有事於江者，未有不因江之利者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夫長江固天下之至險也。而亦有國者之所恃以爲守也。徒知其害而不知其利，因用之以取勝，豈謂善識時勢者哉。

然而有南北之分勢有叔業之大勢有一統之全勢所謂南北之

△△△

△△△

△△△

△△△

△△△

△△△

△△△

△△△

△△△

△△△

△△△

△△△

△△△

△△△

分○勢○若○孫○吳○東○晉○五○代○及○後○唐○南○宋○是○也○時○則○以○金○陵○爲○居○重○以○
上○流○爲○控○扼○以○全○蜀○爲○根○柢○蓋○自○京○口○而○至○秣○陵○是○爲○長○江○之○險○
自○武○昌○而○至○江○陵○是○爲○荆○湖○之○險○守○長○江○者○以○兩○淮○守○荆○湖○者○以○
襄○漢○南○宋○李○綱○論○守○備○之○宜○請○於○淮○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
兵○以○臨○之○分○遣○偏○裨○進○守○支○郡○上○連○下○接○自○爲○防○守○其○說○備○矣○南○
唐○能○瀕○淮○把○淺○之○戍○周○師○得○以○深○入○楊○行○密○與○朱○溫○亟○戰○於○淮○上○
溫○不○敢○渡○江○而○楊○氏○遂○能○以○淮○南○一○隅○與○中○原○抗○此○則○淮○江○相○爲○
唇○齒○之○效○也○晉○羊○祜○據○襄○陽○險○要○開○建○五○城○給○吳○人○罷○守○石○城○杜○
預○得○以○收○江○陵○之○捷○晉○陶○侃○取○襄○陽○命○桓○宣○守○之○而○趙○人○不○得○越○

漢○沔○以○取○荆○此○則○襄○陽○與○荆○湖○相○與○唇○齒○之○效○也○然○而○根○柢○尤○在○
於○蜀○者○江○之○所○從○出○也○我○不○得○蜀○則○長○江○之○險○與○敵○共○之○矣○晉○之○
滅○吳○隋○之○平○陳○元○之○燧○宋○皆○先○取○蜀○而○後○舉○兵○隨○之○其○已○事○也○獨○
典○午○南○渡○未○嘗○得○蜀○而○得○宴○安○江○表○數○十○年○無○西○顧○之○憂○者○以○蜀○
之○未○與○中○原○通○也○苻○堅○既○克○漢○中○復○平○蜀○密○令○人○預○備○舟○師○於○蜀○
將○以○入○寇○於○時○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眾○至○於○彭○城○使○其○不○
輕○身○先○進○徐○以○待○東○西○萬○里○之○師○水○陸○俱○下○以○壓○區○區○之○江○左○豈○
有○幸○哉○故○蜀○固○而○後○襄○漢○得○爲○荆○湖○之○藩○蔽○荆○湖○守○而○後○兩○淮○得○
爲○金○陵○之○門○戶○此○偏○安○之○勢○然○也○宋○之○取○江○南○也○所○出○之○道○一○荆○

此沿江而下之師也。晉之取吳也。所出之道六。徐中江夏武昌而夏口江陵益州而沿江之道五。隋之取陳也。所出之道八。六合襄陽永安江陵而沿江之道四。元之取宋也。所出之道二。淮南襄陽而沿江之道一。則上流之勝勢斷可識矣。獨明太祖起兵淮甸。日決勝於吳楚之間。其始由和州渡采石。取集慶。奪取京口。以斷張士誠絕江之路。既而陳友諒襲太平。犯龍江。不與之爭於境內。乃溯流直上。而西殪之於鄱陽。進兵武昌。而東南大定矣。此所謂因江之利而善用之。以取勝者。開創之盛業。帝王之極功也。至於承平已久。風波恬息。持籌長算之士。無所得聘。其間其視長江衣帶。固漁人舟子之所以泳。

游而玩狎之者也。然而備又不可以不預也。昔吳紀涉之對魏王曰：江自西陵以至江都七千五百里，疆界雖遠而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處。猶人身七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者亦數處耳。彼所謂數處者，不過西陵、荊州、九江、采石、京口、迫江諸險要而已。此特就其國言之也。若夫有天下者，則其風寒之所當護者，又有大於此者焉。試以明事徵之：正德間，劉齊之寇，沂流上至九江，又下南京，往來者三，如入無人之境。然其始亂則近畿也，其末也賊張獻忠由黃州團風鎮飛渡武昌，陷省會，全楚魚爛。同時羣盜豕突池和廬鳳，悉經焚掠，烽火照於江南，然皆自秦豫來也。如是病有

所○從○起○患○有○所○必○備○雖○七○千○五○百○里○之○外○孰○非○吾○一○體○之○所○當○護○

者○乎○而○况○仍復步卽○此○七○千○五○百○里○中○水○陸○之○路○斜○汊○友○港○傍○蹊○曲○徑○觸○

處○成○險○雖○節○節○分○營○而○於○各○營○之○中○又○自○有○其○護○風○寒○者○其○規○模○

宜○廣○其○布○置○宜○密○故○善○爲○防○者○必○合○天○下○之○全○勢○而○計○之○務○使○遠○

邇○聲○息○真○若○一○體○之○相○周○流○聯○屬○而○不○至○有○一○旦○猝○然○不○可○救○之○

患○而○已○此○在○一○隅○偏○安○者○苦○於○掣○肘○而○若○有○所○不○及○爲○今○舉○天○下○

之○大○唯○吾○所○欲○爲○之○而○不○致○有○猝○然○不○可○救○之○患○者○非○萬○世○一○時○

哉○故○曰○有○一○統○之○全○勢○者○此○也○我○朝○撥○亂○之○餘○功○令○一○新○所○遣○

將○軍○都○統○以○下○星○列○碁○布○於○荆○州○江○寧○京○口○諸○重○鎮○奇○兵○游○兵○巡○

江諸營或守禦非常或往來探哨千里之遙應若呼吸隔江南北
若運指臂以故比年以來滇黔兩廣外暨九真日南珠璣孔翠異
香文犀屬筵寶帳之貢浮江而入河者若過於枕席之上巴蜀之
名材荆楚秬稻連檣接艦而輸於天府散給吳越者若取諸左腋
之下可不謂盛烈哉然而芟蕪萌芽堙塞罅漏圖大於其細制近
於其遠吾之法一定而天下之變日出而不窮其不得以太平無
事而忽之也明矣臣謹按明制江防與唐宋經略微有不同者嘉
靖以後懲於倭患江防與海防相爲表裏也江自京口金焦起下
與海接爲第一重門戶外汜於廖角嘴營前沙南北相對則爲入

江第二重門戶也。江南以及通泰之呂四場掘港諸處與海相通者。在在皆所經畫。凡以防江卽以防海。此其所以觀前代加重而我

皇上於今海氛既靖之後。猶不能無加意於門戶之守者。明主之意。周乎天下。誠非前代帝王所能及也。舊明操江臣洪朝選。故有江防要覽諸書。後吳時來作江防考。王篆繼緝之。本朝順治間。操臣李日芄。具有成書。皆略載當時見行事例而已。不及有所證明。臣今紀自明世以及本朝設官各汛要害。參伍古今。備志沿革。而於大江源委。亦詳著於篇。

三條彙括而歸重於一統之
富預防上下千年供其抵掌
縱橫萬里如在目前此真經國
以自省也
小心世務者當座置一篇

○ ○ 海防總論擬藁 大清一統志

從平清海○返說起

○ 國家混一。區宇聲教。覃被。汔於無垠。唯是東南。縮海而州者。千餘里。○ 一二狂孽。弄兵島嶼。烽烟時接。吳越間至。不得安枕而寢。○ 皇上御宇之十。八載。神謀潛運。徇平反側。從疆吏請。以次用兵於臺灣。樓船直指。繫組待命。厥角稽首。恐後。遂畧定其地。

○ 天子乃按輿圖。置一府三縣。設之官府。綏戢之。易鱗介爲衣裳。於是依島之國。爲我邊界。海隅出日。罔不率俾。皇哉振古無前之偉烈。○ 雖詩書所載。何以加茲。先是海寇鄭成功。盤踞金門廈門間。等奪臺灣居之。遊踪入犯。飄忽南北。軍吏苦於奔命。康熙初。廷議以

此即中說前段而加詳

爲徙民內地。寇無所掠食。勢將自困。遂悉徙粵閩江浙山東鎮戍之在界外者。賊計果絀。降者接踵。二年立定界椿。連歲遣官巡閱邊海諸郡縣。八年有詔稍展界。縱民得採捕近海。十三年成功。子經乘閩叛。游居漳泉。王師收閩。寇遁。疆臣再修邊備。而海壇金廈復置戍兵矣。十九年六月。福建督撫臣議處。撥誠之眾。奏請給還民界外地。以無主者俾之耕種。且曰。方今海外要地。已設提督總兵大臣鎮守。是官兵在外。而撥誠在內。計可萬全無慮。詔許之。閩界始稍稍開復。二十三年五月。克臺灣。十月。兵部議請各省開界。得旨。江南浙江福建廣東沿海田地。可給民耕種。諸

要地防守事宜。其擇大臣往視焉。乃以工部侍郎金世鑑、都御史
呀思哈往江南浙江。吏部侍郎杜臻、內閣學士石柱往福建廣東。
上面諭遣之。許以便宜設防守事。竣奏聞。世鑑等往會督撫。巡
視。遂盡復所棄地。與民各就地險易。撥置戍兵。疏上報。可。自是沿
海。內徙衛所。巡司墩臺烽堠寨堡關隘。皆改設於外。畧如明初之
制。民內有耕桑之樂。外有魚鹽之資。商舶交於四省。遍於占城暹
羅。眞臘滿剌加。淳泥荷蘭呂宋日本蘇祿琉球諸國。乃設權關四
於廣東。粵門福建漳州府浙江寧波府江南雲臺山。置吏以蒞之。
使泉貨流通。則奸萌自息。此上策也。而諸番緩耳雕脚之倫。貫領

橫囊之眾莫不繫譯歛貢叩關蒲伏請命下吏凡藏山隱谷方物
瓊寶可效之珍畢至闕下輪積於內府於是恩貸之詔日下德
澤汪濊耄倪歡悅喜見太平可謂極一時之盛然而帆檣接於內
地則盜賊生心互市通於外國則狡焉思逞此前代已事始未嘗
不警誠而後稍弛防患輒中之宜

皇上之惓惓南顧慮此至重也始明太祖吳元年用浙江行省平

此與下段並詳後明代經制

章李文忠言調兵戍海鹽海寧各州縣洪武二年命參政朱亮祖
副平章廖永忠取廣東遂命亮祖鎮守建置衛所七年詔以靖海
侯吳楨爲總兵都督僉事於顯副之領江陰廣洋橫海水軍四衛

舟師出海巡哨。所統京衛及大倉杭州溫台明福建漳泉廣東潮州諸衛官軍悉聽節制。事權專而責亦甚重矣。十七年起信國公湯和於家使巡視浙江福建沿海城池。和至浙則建議北起乍浦南訖浦門。紮迴二千里。設九衛築五十九城。及諸所巡司。民丁四調一爲戍兵。是年江夏侯周德興亦築福建海上十大城。置巡司四十有五。按籍練民兵十餘萬。戍並海衛。二十七年勅都督僉事商嵩巡視兩浙城隍。簡閱軍士。又命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兵海上。時廣東都指揮同知花茂上言請徙廣屬逋逃蠻戶爲兵。增設依山碣石等二十四衛所城池。於要害山口海汊立堡。撥

軍戍守詔從之而命傑董其役故開廣江浙一切海上院隄城堡

亦○用○道○等○種○住○

故○是○所○以○建○設○之○故

傑德興和所建設爲多蓋是時中國數被倭二年寇山東並海郡

縣又寇淮安三年寇山東遂轉掠浙閩自後南北並受其患太祖

深憂之先後設衛所屯軍所轄於衛衛轄於都司而總屬之五府

其卒伍之設每百戶所旗軍一百一十有二千戶所一千一百二

十衛列五所及衛鎮撫軍凡五千五百有奇各衛屯田軍率十分

其七守城三屯種屯軍一人賦田二十畝而官征其什之一軍屯

錯列分墩而守自粵抵遼延袤八千五百餘里烽火相望而並海

以南迫近倭故其戢守備尤密云廣東瀕海之府八其六府分爲

三路東路惠潮。接壤閩疆。商舶通番所必經也。左擊惠潮。右連高雷廉者。是爲中路。廣州倭寇衝突。莫甚於東路。而中路次之。西路高雷廉又次之。高雷廉。西洋貢道之所從入也。守廣者以三路爲扼要。福建設水寨五。在漳州曰銅山。泉州曰浯嶼。興化曰南日山。福州曰小埕。福寧州曰烽火門。皆控制於海中。浙江立沈家門水寨。兩浙衙所戰艦協哨。南哨至玉環烏沙。北哨至馬蹟洋山。而歸重於舟山定海。江南之邊海在蘇松。松有海塘而無海口。其要在陸金山衛爲之衝。蘇州之沿海多港口者。各設水兵堵禦。而崇明爲賊所必經地。故兩處皆設重兵鎮之。至狼福山與圖山三江相

呼應又爲南北海防第一門戶江北之戰水陸兼用登萊三營連
絡日登州日文登日卽墨其外島嶼環抱迤邐以及遼陽而金復
海蓋旅順各衛星羅碁布足嚴守望此其大凡也○此○段○緊○括自成弘後訖嘉
靖初倭警寢息者五十餘年邊備廢弛衛所屯田并兼豪右軍戶
亡耗不復勾補水寨移於海港壑堡棄爲荆榛哨船毀壞不修而
奸民逸囚漁人蠶戶咸伺隙思蠶勾引山城失職之貢使嘯聚稱
王騷然蠢動一旦鋒筚四起武夫喪氣抱首鼠竄賊無亡矢折刃
之屺蹂躪徧於江南城野蕭條白骨填路矣然後謀臣猛將分道
出鎮增兵設屯人人扼學而談戰守起壬子至癸亥首尾十餘年

中國始得安息。此浸失祖制之故也。善乎總制胡宗憲之言曰：夫謂之海防者，則必宜防之於海。猶江防者，必防之於江。國初每衛各造大青及風尖八槳等船百餘隻，更番出洋哨守。海外諸島皆有烽壑，可泊後弛。其令列船港次，浙東於定海，浙西於乍浦，蘇州於吳淞江，及劉家河。夫乍浦灘塗淺闊，無所避風。吳淞江口及劉家河出海紆迴，又非防海要地。故議欲分番乍浦之船以守海上，洋山、蘇松之船以守馬蹟、定海之船以守大衢，則三山、閩峙哨守相聯，可扼來寇。而又其外陳錢諸島，久爲賊衝。三路之要，宜以總兵屯泊其地。每於風汛時，協軍巡哨，使不得越島深入，則內地可

此段類紀明代疏略

以安堵。總兵俞大猷亦曰：倭自彼島入寇，遇正東風，經茶山入江，以犯直隸。則江內正兵之船，可以禦之。遇東北風，必由下八山、陳錢、清水、馬蹟、蒲舉、下興、長途、衢山、楊山、普陀、馬墓等處經過。然後北犯金陵。西南犯浙江，請於浙江共設樓船、蒼船數百隻，分伏諸島，往來巡探，攻捕名之曰遊兵。而遠過之於大洋之外，議者多是之。或謂海樓經月，必有颶風，巉崖複礁，廉厲倂劍，戰不可下。碇。癸丑，俞大猷圍王直於馬蹟，蛟龍驚砲起，幾至覆沒。師旋，賊逸。乙卯，秋，浙直會兵大衢殿前，邀賊歸路，暴風雨大作，飄舟以萬計。是邀擊海上之難也。蓋倭從南來，晝行夜止，依山棲宿，始至必泊陳錢。

次馬蹟次大衢次殿前洋山。若驛傳然可逆數知也。然海波無際。賊覘知諸山有備。東西南北何所不適。嘗聞海中長年云。避颶風者。舍山泊。泛大洋。多得全。逆知死地不避。寇知豈出其下哉。故必依此四山。嚴會哨。應援之令。潛師伺敵。發無不中。此與設官屯駐。顯示之標者。利害相去懸甚。右通政唐順之疏曰。臣竊觀崇明諸沙舟山。諸山各相連絡。是造物者特設此險。以迂賊入寇之路。蔽吳淞江定海港口。國家設縣置衛者。以此而沈家門分哨之制。至今可考。今宜於春汛時。用兵備數員。暫駐崇明舟山。而總兵以下。分海面南北會哨。晝夜揚帆環轉不絕。其遠哨必至馬蹟而止。副

使譚綸甚善其說。而謂陳錢馬蹟諸山在內海之外。止可出哨。不能設守。蓋海戰之弊有四。萬里風濤不可端倪。白日陰霾咫尺難辨。一也。官有常汛。使賊預知趨避。二也。孤懸島中。難於聲援。三也。將士利於無人。掩功諱敗。四也。昔江夏侯五水寨舊址設在大洋。後人以應援不便。移其三於海岸。致寇無門庭之限。議者謂宜復如舊制。或謂復之不便。而信國經營浙海。棄下八山不守。謹置汛於沈家門。人卒便之。非江夏之先見不逮。信國浙閩之勢異故也。然賊自五島開洋。諸山曠遠。蕭條無居人。得探捕小民。嚮導以來。近岸常無覺者。自嘉靖乙卯後。洋之法立。哨探嚴緊。官得預備。

則藩籬之守其法終不可廢故必哨賊於遠洋而不常厥居擊賊於內洋而不使近岸斯策之最善而當時之議亦卒未有能易此者也○初日本之犯中國山東寧海成山諸衛數被其毒及嘉靖之亂首犯福建以及浙直而延蔓於淮揚獨山東竟未嘗被兵何也○此○明○後○志○謂○後○不○同○之○故○最○中○情○事○蓋明起南方大兵所聚北地置戍猶少故寇時躡入然東南猶不免焉迨防守既密南北少事承平日久士卒生長南方風土脆弱兼之衛所軍部眾不多兵力散渙而瀛渤之間風氣堅悍如故寇來獲少所失亡多所以日夕垂涎江南北或比壤一日而破數縣或千里同時而殘諸郡其時召客兵募土著徵調煩苦民力大竭

必待督撫重臣前後彈壓而後定

本朝創業徹都指揮千百

以近事○似收○與起○手○機

戶之兵而槩統於將軍提督總鎮分領於城守協鎮以下大者宿
兵累萬次亦數千各城保守要害清野以困跳踉之賊如是者三
十餘年而卒制其命賊不能以流劫郡縣生民不至大困者兵力
之出於一故也時勢不同代各異制考之於古三代以前尚矣秦
命南海尉任囂築隴口漢陽嘉中亦詔緣海益屯兵備盜賊至晉
咸和間趙將劉徵帥眾數千浮海抄東南諸縣殺南沙都尉許儒
南沙今常熟縣地尋寇婁縣武進郝鑿擊却之此自北而南寇道
之始通而海上自此漸以多故及晉末運恩循道覆相繼倡亂始

入會稽上虞。終於廣州始興。又寇道自浙入廣之始也。時謝琰以會稽守督五郡軍事。率徐州文武戍海浦。今自龔山而東至闌風石堰鳴鶴松浦蟹浦定海皆其地。劉裕戍句章吳國內史袁崧築滄瀆壘。後裕與盧循相持海陽。潛遣水軍從海道襲其番禺。則其戰守皆在吳越之間。史記恩曾一走郁洲。今臨朐縣東北有郁洲山而未嘗逸出爲民害。然則防海之亟於江南舊矣。顧其制不概見。考宋時嘗於明州招寶山抵陳錢壁下置十二水舖以瞭望聲息。然宋終始未嘗罹倭患也。至有明之世建置詳矣。謹次明自洪武以來所設官立軍以防海外海港海岸事宜。各省會哨海界及

日本朝貢入寇互市始末然後備列 今制別爲篇如左嗚呼強

結一作收○儲結於不遠○巧不弛備

弱因乎時也盛衰本乎治也明太祖不勤遠畧來則撫之貳則絕
之選將練兵修備日如寇至故不庭之國再世來王後人反是卒
以召亂今

皇上端拱穆清之上閣昧幽阻罔弗耀以光明以故

天威所震陸響水慄猶數諭邊吏慎固封守毋敢邀功生事疆場
之臣亦朝夕討訓以稱上德意今坐享太平視所經畧若織悉
過計一旦有事舉而措之成法具在始知創制者之用意深遠不
可測量而以遺萬世之子孫久安長治者豈其微哉臣所撰亥依

海道所經自廣東西路始福建浙江江南登萊天津衛遼陽以次及之又括海南北所經各省郡縣自爲一卷其沿海山沙寇鯨入犯分合日本輿地皆有圖

前事爲後事之師故於明初經制明臣議奏詳悉鋪陳大抵惟有備可以無患雖居安亦當慮危觀嘉靖間倭患之由及癘渤間獨不被兵之故夫亦可恍然矣老成練達不同紙上空談

湛園未定藁文錄卷二

慈谿姜宸英西溟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

高安周其芬

騰笑集序

騰笑集者友人朱君竹垞所自名其入仕以後文也。余癸丑在京師。葉文敏公得君集讀竟歎曰。古雅固所不論。尤難其無一語夾雜。是時君方襲處士服。溷跡公卿間。文敏所歎謂其能不爲世俗語也。後君起制科。聲譽焯然。自貴公豪家。五方游士。無不欲丐一言爲重。君伸紙舐筆。日盡數牘。或非其雅意。所欲爲倦。則隨手應。

之咸足其願而去。以此積文至多。君哀爲集若干卷。示余。余曰。是不可以負文敏爲削其冗長者。存僅十之五六。旣取而觀之。則精彩血脈。煥發呈露。有若嶄然而高者。出於層霄之上。而冽然而清者。決於重淵之下。蓋積君十餘年之窮蒐博取。與其所內得之於心者。日新月變。雖不難追古人。而與之並。顧其雅尚所寄。一往以深。耿耿然有不與塵俗俱泯者。視文敏之所讀而歎者。無以異也。君曰。王通云。心迹之判久矣。心不可以眾喻也。然余自知之。子旣以知之矣。夫迹者人之所徇。而羣耳而目之者也。吾姑託以名吾集。而庸以自晦焉。可乎。余曰。然。

刪俗存雅真古道交中間文氣一往有指與物化之妙

國朝文苑
十一
○○吳虞升詩序

吳門吳子詡自弱冠從其舅氏京師。其爲詩雄麗排宕。與作者上下所至名公宿儒多樂與之游。相唱酬若兄弟。然其意默然。殊不自得也。予聞之。其先曾祖都諫諱之佳者。當萬曆朝儲位未定。有旨冊封上所愛鄭氏爲皇貴妃。時宸英曾祖奉常公給事戶垣。首抗疏力爭不可。且請早立東宮。上震怒。謫雲中尉。從此淪落三十餘年。而都諫同時亦相繼與張公棟、葉公先春論儲事。削籍歸伍。世所稱東吳三諫者是也。然先奉常至光宗時被召內遷。雖不久復廢。而都諫竟以黜死。惜哉。自國本議起。朝論各有向背。門戶

之見紛然於是閹豎寇氛伺隙萌芽相爲煽張迹其終始雖罪有
攸歸而一時匪躬諸臣亦未免過爲張皇以激成清流之禍况其
間依聲附和千百爲輩此與異時諸公建白之意何如卒至矢後
寢陵薦及京闕而光廟隆準之子孫與向所謂愛子如意之子亦
且與盈廷水火漂爍俱盡迄今鮮或存者悲夫獨先奉常以垂老
復起爲璫黨薛鳳翔所擠亟奉身退而都諫亦以早後得脫於鈞
黨至今喪亂之餘兩家子弟猶幸不失其世守風燈雨館蹙蹙相
對追數數十年來君子小人互爲消長之故與其所以勝敗日累
月積禍所從來宜其皆可爲拊膺扼腕大息而見之於詩不獨誌

游覽之壯觀爲一時之唱酬已也夫稱先民述祖德以相贈答者

引語極切而占地步尤高

詩人之志也昔子美贈閻丘僧詩盛稱其祖審言與閻丘之祖均
同年蒙主恩爲榮然審言倖進女后之朝諂事張昌宗易之兄弟
以罪死宜也卽均亦無足稱者今以吳子之才發而爲詩使其屢
爲之不止何患遽不如甫子雖瞠乎後哉然其家世亦足以誇於
子美矣吾與吳子勉之而已

敘詩只前兩行已足以下俱從家世上發出如許議論喜往復
善自道眞奇文大文亦千秋絕調也

陳其年湖海樓詩序

詩雖所以吟詠性情。然亦可以考其人之里居氏族。與其生平遭際之盛衰。君臣交遊之離合。而人之一身。有先榮後辱。有始困終遇。若此。其不同也。則其性情之所見。亦各異焉。余歷觀前世詩人。自建安王劉輩。遭漢季失馭。羈旅歷落。有憂生之感。下逮六朝。分裂之餘。衣冠失職。往往播遷爲羈囚。唐自乾元光化以後。則一時文士。抱其卷牘。以外依方鎮。於幕下者。所至皆是。其間強弱吞并。出彼入此。曾不容瞬。士生其間。譬如墜秋風之籜。於狂波萬折之中。轉展澗湫。及於淪胥。而不可止。此其可悲者也。自余之讀陳子

其年之詩識其所遇以想見其爲大而及今之邂逅於廣陵也已
十五六年矣其年生長江南無事之日方其少時視家世鼎盛鮮
裴怒馬出與五陵豪貴相馳逐狂呼將士之筵上醉臥胡姬之酒
肆其意氣之盛可謂無前故其詩亦雄麗宕逸可喜稱其神明及
長遇四方多故夾江南北殘烽敗羽驚心動魄之變日接於耳目
迴視向時笙歌促席之地或不免踐爲荆棘以棲冷風故其詩亦
一變而激昂歔歔有所愴然以思愴然以悲以時入於少陵沉鬱
之調而不自知亦其遭時之變以然也其年起謂余曰余所哀次
自十七八歲始更今已三十餘年始得詩凡若干首然則其年之

性○情○見○乎○此○矣○既○而○反○思○前○代○之○人○其○遭○時○不○幸○至○於○顛○隳○失○所○
及○天○下○始○平○干○戈○不○用○而○文○士○出○而○斯○人○者○已○窮○困○以○老○或○死○不○
及○見○矣○豈○非○其○命○歟○然○陳○子○則○年○始○強○仕○足○以○身○遇○太○平○遂○其○懷○
抱○夫○志○和○者○其○音○樂○也○於○是○又○將○變○其○激○昂○獻○教○者○比○於○朱○弦○疏○
越○以○奏○清○廟○而○儼○鬼○神○而○出○於○前○代○詩○人○之○所○不○及○見○則○陳○子○之○
於○詩○殆○將○終○身○焉○已○

格調與汪堯峯集中計甫草詩序相近而由盛而衰由衰轉盛
更覺波瀾壯闊渺無津涯

嚴燕友詩序

無錫爲縣。居蘇常兩郡之間。居是地者。往往出爲天下偉人貞士。而其爲詩者。自南朝湛茂之。唐李公垂以來。亦代有聞人。有明海內詩家體。凡數變。北地信陽瑯琊。歷下竟陵。代起而新其製。本如雲嵐之出沒於山谷間。聽其自起而自滅可矣。而竭蹶以馳者。至謂能窮日之所入。而不知其將道暈而死也。獨錫山之風氣。頗能

者○之○無○世○也

此○言○起○風○是○也

不詭于一時之好尚。故其詩之可傳者。常眾。亦由其人之性情。能不爲浮薄之所陷溺而然也。予往來吳門。見有所謂秋水集者。其詩宗黃初建安。以還五七言近體。時出入于溫李之調。蔚茂而婉。

麗卓然能自成家者也。至錫山始知爲嚴子。蘇友作蘇友爲人蕭散冲挹意氣浩然。有國士之風。宜其必能爲詩。而爲詩則自不陷於浮薄者。子旣喜得蘇友。蘇友遇子亦交臂歡甚。念當別去。於是屬余爲序其詩。以余之慙愚不諧於俗。雖久遊於四方。熟嘗人情變態而氣志硜然。愈不可易。故人無論貴賤。常視以爲難近。獨君能嘒就於子。而不于怪。則其性之不移於風氣。可無疑也。子故拙于文詞。於詩尤不能工。顧獨嚴於論詩。以爲世之風從波靡者。皆無與于詩人之事。故雖其不能爲詩。而一時之名能詩者。亦終無以奪焉。然獨心折於君之詩。至此則君詩之能不痼於習俗而足

以取信於天下者亦愈可無疑矣而君不亦益知所自重哉君才
富學殖所著詩且日多予取其已輯者序其端

末一段一氣貫注曲折而達

黃子自譜序

黃子心甫年六十有一而病、自爲譜、以授其友人嚴子蓀、友曰、吾生平好學、所手抄書以數十種、試於有司者、凡六而卒、不得志至此、今病且革矣、予不幸以死、後世誰爲哀我者、子其爲我請之、姜子俾敘其端、幸及吾之見之也、予聞其言而憐之、讀其譜、大抵多迹生平交遊、往還飲酒賦詩、臨登嬉遊之樂、而遇所失意處、猶有憤惋而不平之氣、予聞心甫雖老病尚健飯、或不至死、然使心甫不幸而竟死、是塊然之軀、悠悠百年、已同旦暮、卽棄捐之土中、幸不爲狸狶蟻蚋噉盡、然再過數十年、將并其齒豁髮泯焉、悉歸於無

此以自身自譜

有與瓦礫同化矣。尚奚有於生前之聚散離合。愛憎喜怒。卽今視

此以他人証

其譜中之所載得勢氣餒者。幾人文彩炳蔚者。幾人與心甫同而
親異而讐者。又幾人其存者尚有幾乎。亦不待達者觀之。而有以
知其無異於浮漚之一瞬。白駒之一隙也。心甫著此而不悟。則其
神明鬱結於內。形氣膠滯於外。內與外交鬪而不已。欲無病得乎。
且吾聞之二氏之言。皆歸於養生葆性。而吾儒之學。亦有不與生
死爲聚散者。孟子所謂平旦之氣。邵子所謂天心未起者。是也。心
甫何無一言及此。心甫姑置是譜也。而求之吾心。湛然寂然之間。
吾知其胷中將浩浩落落。無一物之芥蒂。而獨與其天者遊。前此

國朝文錄
八
之○紛○紜○酬○酢○皆○於○心○甫○無○與○也○嚴○子○其○嘗○試○語○之○而○心○甫○試○諦○聽○
之○吾○知○其○病○之○釋○然○去○體○有○不○待○其○辭○之○畢○矣○

前段發證後段進方爲病而未死人敘譜故應有此議論

奇零草序

余得此於定海、命謝子大周抄別本以歸、凡五七言近體若干首、
今久失之矣、聊憶其大概爲之序以藏之、嗚呼、天地晦冥、風霾晝
塞、山河失序、而沉星殞氣於窮荒絕島之間、猶能時出其光焰以
爲有目者之悲喜、而幸覩雖其拚抑於一時、然要以俟之百世、雖
欲使之終晦焉、不可得也、客爲余言、公在行間、無日不讀書、所遺
集近十餘種、爲邏卒取去、或有流落人間者、此集是其甲辰以後
將解散部伍、歸隱於落迦山所作也、公自督師、未嘗受強藩節制、
及九江遁還、漸有掣肘、始邑邑不樂、而其歸隱於海南也、自製一

棹置寺中實糧其中俟糧且盡死門有兩猿守之有警猿必跳躑
哀鳴而聞之至也從後門入既被羈會城遠近人士下及市井屠
販賣餅之兒無不持紙素至羈所爭求翰墨守卒利其金錢喜爲
請乞公隨手揮灑應之皆正氣歌也讀之鮮不泣下者獨士大夫
家或頗畏藏其書以爲不祥不知君臣父子之性根於人心而徵
於事業發於文章雖歷變患逾不可磨滅歷觀前代沈約撰宋書
疑立袁粲傳齊武帝曰粲自是宋忠臣何爲不可歐陽修不爲周
韓通立傳君子譏之元聽湖南爲宋忠臣李芾建祠明長陵不罪
藏方孝孺書者此帝王盛德事爲人臣子處無諱之朝宜思引君

嘗道臣各爲其主凡一切勝國語言不足避忌余欲稍撻拾公遺
○後全謝山爲製神道碑見射○均堂集
事成傳畧一卷以備惇史之採猶懼蒐訪未徧將日就放失也悲
夫

表章忠烈議論激昂末幅尤人所不敢開之日

志壑堂集序

余嘗欲修疏古今賢臣建言者分而爲三彙成一書三者一日宰相一日侍從其一則諫官也蓋古者諫無專官所最重者宰相有輔導之義侍從有啓沃之任其責任與諫官等耳獨怪今之言事者專以其責屬之臺省於輔弼講讀之臣未有所與焉而爲輔弼爲講讀者亦遂寬然自弛以爲非我之所有事使諫官皆能盡其職天下之事有諫官之所不能盡言者矣而况於今之官名爲諫者其能盡其言責者十不得一二而能盡其言者其言之又有行不行行者嘗少而不行者嘗多也然則如之何而不以責諸宰相

與侍從者也。順治間有詔命辭臣修玉匣記。元帝化書時則檢討
淄川濟武唐先生上言以爲不宜崇此非聖之書。妄費紙筆。爲
聖學玷。又爭御史張焯給事中陰潤事件。旨歸里。本朝之能
以翰林共諫職者。自檢討始。從此考槃般水之陽。發憤著書。垂三
十年。以今年七月訪友四明。彙其文數卷以示余。余讀其經世之
言。所爲籌餉積穀銅鈔改漕諸法。其訐謨碩算。可與賈長沙陸宣
公相上下。惜其雖能言。不得試之實用。且身之用不用命也。并不
得自見其言於朝。以持有力者之上。而舉行之焉。良可悲矣。則夫
以檢討之文爲窮。而始足自列於後世者。豈通論哉。檢討當放廢。

之○餘○怒○然○以○天○下○生○民○之○事○爲○已○憂○顧○其○中○若○有○所○不○暇○者○而○當○
任○其○憂○者○反○營○營○終○日○亦○若○有○所○不○暇○於○天○下○生○民○之○計○循○是○以○
往○斯○民○之○患○將○安○息○乎○此○余○之○所○以○不○禁○三○太○息○於○斯○文○也○

議論大有所關係筆力亦淡泊有神

陳六謙之任安邑詩序

戊午冬予友海寧陳子六謙謁選得安邑丞以去致贈詩至數十篇或謂陳子才地高宜得膺仕不宜公牒爲州縣小吏予讀諸君之詩知其所期於陳子者或不在是也安邑故漢淮陰侯韓信所爲漢首立功地信之事爲君子所不道然其志實有過人者方其未立功時本與世之碌碌者無以異其始居淮陰也一市之中皆笑其怯至與趙戰背水而陣趙人皆大笑與楚戰濰水之上楚大將龍且曰吾生平知韓信爲人易與耳又曰吾固知信怯也夫市中兒以爲怯宜也至使敵國之將聞之亦輕之而不爲備然卒以

此成大功則夫信之所以得此名於市中者豈一日之故哉士之志道德者固無慕於功名者也其志乎功名者非其識之沉力之堅而急於自見者往必敗而無急於人之知者必得之若信是也且天下之公侯將相其不爲市中兒之見者幾何而汲汲焉欲其知之也不已過乎陳子抱盛才來遊於京師適當 朝廷下詔

求士之日孫陽之顧一炫鬻可得人方營營君棄不取曰丞吾樂也余微觀陳子本非無意於功名者也今其言若是殆與營營者異趨乎則其中之所存豈可易量哉安邑故儉俗易治新令周君其同鄉又賢用陳子之才佐賢令以治易治之民政之成也可待

鳴琴之暇。相與登魏豹故城。踪跡其所從。夏陽以木罌。甌波軍處。然後執是卷而歌之。當必有快然自得其志於千載以上者。此非俗人之所知。而諸作者之意。其亦容有所不欲盡也。則予安得以無述乎。

戊午鵠博之舉。一時名宿盡入網羅。而姜子獨見遺。薦贖此文。借酒杯澆塊壘。宜其言之有餘憤也。一結遙情勝慨。令人想味於意言之表。

賀崑山徐公入閣序

崑山徐公之以戶部尚書拜大學士也。其爲戶部視事。裁五月於時。僚佐之樂其大用。而惜其去之已早者。件繫公在事政績。將勸之。貞砥以垂永遠。公聞亟止之。旣不得願。而以某之辱知於公最久也。則請爲文述其意以進之。某辭不敢。又固以請。且曰。公之懿美。固不待文以顯。然某等之得各庶厥職。以幸免於罪戾者。皆公之賜也。其敢忘諸。自公之來蒞於此也。故事。說堂先滿。後漢公令。同日以戒吏。玩十四司事條例。互異。吏上下其手。恣爲奸利。公趨。畫一。庶司秩秩。禁三廡官胥。訖沒。四方解吏。朝到夕發。掾營闕累。

數千金是名項首迭來盤踞公黜其尤下召募之令窟穴斯去各省以軍支上部未銷費且不貲輒援恩赦概豁除之及一切倚閣鉅細畢覽揣就結案吏牘大減舊各司署事恒有所偏視輕重漢堂畫諾吏巧侮弄公凡所披駁行移毋或參差集益和衷一出於至公雖督撫上陳利弊臺省獻替向所謂不便奏停者遇有可采輒破例覆行之以此故十四司官皆樂爲盡力而中外事關度友亦自謂人人得舉其職凡諸弛張其見於暫者則然惜某等之不能以公久畱樂觀其成也愚則謂公之得爲戶部自今日始也諸君何異焉夫今之內閣名與古宰相異其實卽相職也在周則

所謂天官冢宰者也。周禮冢宰之職雖無所不統，其大者入法入則八柄，入統以用人，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以理財而已。理財與用人對舉，此則傳所謂斷斷無他技之一個臣之事而已。後世以地官司徒有泉府，遂舉國家財賦之出入并而屬之司徒，此戶部之職掌所由設也。不知司徒本以掌教泉府所司特市之征布與國服爲息之令，其他小司徒遂大夫以下所謂任土經野徵賦之類一切皆與國用出入之數無與而冢宰所統其職有掌財受用者有掌聽其會稽者。至于王及后世子之膳服賜予皆得制其節度而擇人以任焉，由是觀之古蓋無戶部之職掌，戶部之政一領于

家宰上以制國用。下以阜兆民。順陰陽之宜。而遂萬物之性。此三公之所以坐而論者也。其事至廣。至大。其法至精。至微。非夫道德之純備。智慮之淵謐。與夫學問之深造者。不足以與於此矣。自漢以來。周官之意。漸微。或問宰相以錢穀。曰自有主者。或以宰相領度支鹽鐵。或兼制置三司條例司。無論分合均失之矣。公少以才器受知。先皇及事。今上。從容啓沃。出總內臺者三十年。於茲正色立朝。潔已率屬。謀王體。斷國是。嘗寒謬謬。無少顧避。時稱爲社稷臣者。天下無異辭。所設施于戶部者。其畧也。然今之內閣事。權亦與古少殊矣。

聖天子慨思至理特登進公左右。昆贊大業。官仍以戶部繫銜者。豈獨循其名歟。意者由今之道而欲稍寓古之制。隱然以天官冢宰之任責之。與而公以其道德之純備。智慮之淵謐。與夫學問之深造者。起膺明命。用其道以致太平。一如成周之盛時。斯可謂君臣同德千載之一遇也。夫處公于政府。與一部之辨治。孰爲大小易明也。然而諸君猶不能無以私公之不得爲憾者。蓋古者僚友相厚之誼。亦愈以見公之賢也。愚不敏。敢竊臆其盛焉。

典贍詳覈經術湛深。爲戶部作文賀閣老便從戶部與內閣關通處發出議論如此。落想自無不切陳言。

蘭谿縣重建尊經閣記

蘭谿縣學之有尊經閣。建於明嘉靖間。舊矣。遭時變革。浸圯不治。經籍散失。士子無所于考。則古學愈以荒廢。亦其宜也。嘉善陳君。寔萬教諭于邑之二年。始請于署篆前御史張侯。及其縉紳先生。邑弟子員。相度舊址。台資鳩工。謀重建之。經始於康熙二十六年之五月。比七閱月而竣事。戶牖疏朗。丹堊煥如。儲經之數十有三。旁列子史百家。規制整密。視昔改觀。落成之日。適總制王公蒞任。三衢駐節城外。而學院王公已較士在蘭。監司郡守丞以下。同時翁集。瞻望咨嗟。皆以爲文教之復興。于是乎兆。今年戊辰春。陳君

就試北上。謂是役也。宜有記以告羣學者。而固請于余。余雖不文。不可無辭以塞我友之意也。昔者夫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曰吾志在春秋。學易可以無大過。當是時。未有以經名也。至六經十二經之說。見於莊子。而漢儒禮記始著經解之篇。班氏傳儒林。亦遂有所謂經學者。聖人之教人在於躬行日習而已。自經學之說盛。于是專門大師。競樹頰頰角立門戶。一經說至百餘萬言。至於高赤兩傳。互爲攻守。啗尚書爲朴學。譏左氏爲相斫。由其說而得勝。則師弟援引通顯立致。其說紕而身亦隨廢矣。班氏曰。利祿之途。然也。以先王所欲躬行日習。以帥其學士之教之術。而變爲利祿之

途經學之說使然也。故鄭氏夾漈曰：秦人焚書而書存，漢人傳經而經亡，非虛言矣。自後武帝用公孫弘議，課通一藝者補文學掌

故闕。元帝制能通一經者皆復。

武帝時太常議尚稱六藝至元帝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始以經名

然前書儒林序亦止。唐宋以還科舉學盛，以至于今，士子應舉自稱六藝，或曰六學云。

四子書外各占一經，含糊剽竊以投主司之好已耳。其視他經譬如侏儻語言之不通而疆畔之不可踰越，雖於昔所謂經學者亦愈趨而失之愈遠矣。此人才卑汙而風俗之日下無怪也。若夫先王之教所以使人躬行日習而不可厭者，非徒求善夫一經而遂已也。其終身爲學之序則曰：十有三年學樂誦詩，成童舞勺，二十

而冠始學禮三十博學無方。遊友視志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其分年而授之學。則自一年離經辨志以後。有二年五年七年之視。由小成以至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而謂之大成。其分時而教於樂。正則春夏以禮樂。秋冬以詩書。蓋詩書禮樂之教。相須而爲用也。如陰陽之迭運於四時。而無一之可間。如律呂之分播爲八音。而無一之可缺也。其內外交養。本末兼事。爲之有次第。得之有先後。不可誣也。及其教之成。則身心意。知得其理。而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其施之天下。則人才陶淑。而化民成俗矣。此六經相爲終始之效也。或曰。如此則大樂正之教。何以不及易春秋乎。

又補一層

曰春秋未經孔子筆削而易理精微非可言說也故韓宣子至魯始得觀易象春秋明非他國所得有矣然而春秋記事書之例也學至于知類通達比方窮理而及于大成則易之精微將不言而自喻矣是詩書禮樂其術雖四而猶之六也究之六經止一心也古人治經以養心故缺其一經則其本末內外之不備養之爲無其具而才憂其不成後世以經視經則雖專通一經而已足名其家上應功令之求而有餘矣而其實不免於俗學之淺陋此金谿陸子所以有六經注脚之言而朱子亦曰經之於理猶傳之於經傳所以解經也經明則可無傳經所以明理也理明則可無經其

說皆病夫俗學之淺陋欲學者反求之心而不徒溺於口耳記誦而已也然而陸子之說卒不能以無疵者其爲之無次第得刀無先後故也蓋但知窮經而不知內反之於心以求其實得於己者謂之俗學知反之於心矣非有讀書窮理之功以驗夫此心之邪正而自陷於茫昧不可知之地者謂之異學陸子之學非以求異也而其流弊足以至此既及於此則何以矯正於俗學之淺陋哉若知夫二者之弊而其於尊經也思過半矣蘭谿自仁山倡教守朱子之學于一再傳之後其士子皆樸茂而好修而又得賢師儒以爲之帥而導之嚮方吾滋幸經尊而道明而人才之易成風俗

之易變。以復於古不難也。闕在後一亭後。三面皆臨山。朝嵐暮煙。浮列几案。而四瞰城市。鱗次萬家。皆可以供學者息游之助。襄其事者。爲訓導曹君洪然。董役者諸生某某。陳君字紫馭。方以文行有聲於時。其成此宜不苟云。年月日。慈谿姜宸英。

上溯淵源。推極流弊。大旨在兼通諸經。以求內外本末之皆備。至治經以養心一段。尤醇乎醇矣。先生以史學名。而經旨亦未嘗不深如此。

。夢圃記

定海爲甬江入海地。余所見十五六年間。舳艫之驚數至。居人負盾荷擔而立。猶日惴惴然。邑著姓謝氏第。閭相望。余從游其。從間。顧視其居。亦多就毀撤。城。獲。廬舍。與兵馬雜居。逮余再來。而居民稍復其故。處謝子在武治園於其室之西。偏名曰夢圃。日與諸伯仲游翔其間。以講德而問藝焉。一日君觴余園中。問余浪游幾年。意中得失幾何事。追念前十餘年間。烽火震驚婦子之不保。今得息焉游焉於此者。豈非邀天之倖。而然耶。余倚酒微酣。爲謝君詠杜少陵詩。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皆歡顏。韞奮袖。慷

概起君兄弟亦不以余爲狂也。嗚呼！此屋雖修廣不數畝，無奇花
卉怪石以供耳目之玩，而得此于亂離之後，可以見戎馬之漸息。
太平之將兆。其在君兄弟朝夕聚處，又可以見其能無事而儻
豆飲酒以相樂。有事而致在原急難之意以相恤。更世多故如此
等皆不數見也。然以君之才度，非久淹滯于此者。今吾鄉雖幸少
安頃所經過，自吳會以屬之淮南北，被災處懷襄千里，一望村墟
無不蕩爲魚鱉之居，而甌鮒之宮生靈數百萬，安所托命，又不獨
○又○慎○開○二○層○先○主○之○精○神○舉○第○六○矣○
天下寒士可念也。君異時富貴，其無忘吾賦詩慷慨時乎。

文心最奇文情特別文筆絕佳

停舟書屋記

予於京師宣武門外，從逆旅主人，僦屋數椽，其半櫛而分爲室者三畧如舟，然而以予之所居也，因名之曰停舟書屋。主人曰：吾視往來之人，凡有事于江湖者，遠或數千里，近或數舍，莫不候風色，伺便利，計日併程，窮力而求，至故遇便風揚，颿聯艦比艘，乘濤上下，舟子安坐而擁櫂，行者憑艫而眺望，瞬息抵岸，則醜酒擊牲，以爲樂。此亦行旅之至適也。有舟於此，偃桅踏檣，蕩滄洲渚，曠日而不得濟，目送去者，羣百千輩，已獨惶惑不離其處。此則勢之所去，而行道者之所不顧也。子之以是名也，必更之無以子累吾居。子

曰子不知天道乎。夫盈乎彼必虧乎此者。天之數也。子桑曰。父母豈欲我貧哉。天地豈私貧我哉。吾求其爲此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今是舟之遇我於此。亦命也。子惡庸諱是哉。雖然。○此○處○船○須○見○透○先○生○年○逾○六○十○而○始○第○一○後○轉○死○于○非○命○其○于○吾未見彼之必得而此之必失也。今夫駕風而行。勢若激箭。不終得夫爲何如耶。

口而舍者。舟之常也。一旦風水撓之。及涯而阻者有矣。不幸放乎中流。卒然而遇不測之險。顧視兩岸。茫無涯涘。當此之時。則停舟之不如。且夫豫憂其顛。濟之及不常止而中止者。過也。舍其安居。無患而歆羨於目前之快意者。惑也。吾知命焉而已。主人莞爾笑曰。子言固當然。使子之有求于此。則無以異是營營者也。子信然。

所○求○也○則○何○不○舍○子○之○舟○以○返○子○之○家○偃○息○乎○庭○闌○散○步○乎○園○廬○
瀏○覽○乎○詩○書○頓○撼○之○所○不○及○驚○戚○之○所○不○加○不○亦○善○乎○孰○與○夫○栖○
記○栖○以○待○是○者○哉○子○曰○子○休○矣○吾○行○謀○之○矣○遂○述○其○言○爲○停○舟○書○屋

前一段爲停舟作反而後一段爲停舟作去路中間以放舟之
險不如停舟之安而委之于命無非見道之言

湛園未定藁文錄卷三

慈谿姜宸英西溟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點

高安周其薰 校刊

○寄鄧參政書

某不肖不能自彫琢爲文。脂韋滑稽以投時好。頗獨喜爲古文辭。閒取古人希夷淡漠之旨。泊然而無味者。閉戶絃歌之。以自排比。成文章。用自娛樂。業與營營者背馳。兼稟性迂拙。不善隨時俗俯仰。又絕不喜陰賊譏佞之習。見人若此。卽拂衣起去。不問貴賤。而今世正多此輩。觸手舉足。動成舐。迨自計此生。當屏之深山。長與

木石爲侶。猶復不自禁。時時出遊南北間。以不合時宜之人。拔其
泊然無味之文。輿服不足以動人。丰采不足以驚衆。積毀竦誦。日
引月長。是以踵接貴人之門。望闈楚趙。無由自進。宜其遊而困
而無所告訴。以至於斯也。而適遇執事於吳門。吳之友曰宋子旣
庭。曰繆子歌。起者。縷述執事之爲人。謂能貴而下士。士無賢不肖
皆得其歡心。而其於賢者禮遇之尤若不及焉。卓然不以流俗之
見勸其中者也。且又善子之文。曰。是百年中所無者。子盍往見之。
夫先生古人也。子以古人之道求之。庶其有合也已。已而相見。果
然復聞于繆子。謂將謀之館人。退自忖度。以某之才。非有所分毫。

有當於左右者。襲砥砢於懷。投卞和之門。其庸濟乎。既而念古之人。有杜牧之者。當奇章相之節。鎮淮南。牧之客焉。日縱飲。從狹斜間。遊奇章不問也。且日令壯士左右之。杜既去。始問知其故。感泣終其身。又有滕元發者。館於范文正公家。亦豪放不羈。文正嘗思規之一日。伺其出遊。明燭坐室中。少頃。元發歸。長揖問文。在讀何書。曰漢書。又問曰。漢高祖何如人。范逡巡不對。而入。此二公者。雖不同。然迹其才能。豈有所不如于輕傷之二年少哉。然而前輩愛惜人才之至意。固有出于尋常萬萬者。初非有所責其勞。而後待之厚望其報。而後禮之殷也。且牧之元發。個儻奇偉之士也。非二

公者容之則孰容之哉。今某辱執事之知不後於古人不敢自外。縑在下風適聞之道路曰屬有小人之言於左右不敢以辨。夫合則留不合則去者某之道固然也。豈以疑似之際與瑣瑣者多其辭說哉。然而懷不能自己者以執事之知我今而有疑隱忍而就固不可默然而去尤未是也。揆之或者之情當無他說直以某爲狂不可近耳。若以狂則某固嘗學聖人之道而習其說矣。其狂尚不如前二生云云之甚也。就使某真狂如前二生者執事將不能容之乎。是執事之卓然不惑其賢尚不如奇章文正也。於某何有焉。或者道路傳之非其真與而執事固未嘗有所過聽與則非愚

之所敢知也。某今歸矣。家貧幸有先世遺書數千卷。足自發憤。薄田不多。妻子尚不至凍餒。某何求人哉。特以素蒙執事國士之知。卒然辭去。萬一世復有好士如奇章文正者。起而誤收之。儔人之中。以不得出于門下爲恨者。恐亦執事之所恥也。故敢以書謝。且以爲別。臨書惶恐。

磊落奇偉之氣。橫見側出于行墨之間。先生人品如此。宜其躋蹤至者而始獲一第也。

投所知詩啓

伏承閣下以某詩爲可採特令送上者今抄就彙爲一卷如左借
問人以進或謂某詩多失志悲愁之作方今明良在上五辰時發
百工協和不宜以此瀆當路之聽且重見尤矣某應之曰君以哀
怨之詩謂必出于衰亂之際而盛世無聞耶昔之聖人雖道溥澤
隆而不能必民之皆德已博施濟眾堯舜以爲難能班固食貨志
載冬時民入居室男女有不得其所者迺相與詠歌自言其傷言
三代聖王使民夜作而燎火相共男女皆得以其間申其鬱積而
比興之事興矣今所傳變風變雅者恐不盡周衰以後詩也韓愈

謂物不得其平則鳴。又白皐陶鳴虞伊尹鳴商周公鳴周。或疑此數臣者處盛朝事聖君。何不平之有而不愉而怨。失事實矣。不知伊尹當悔過之前。周公居流言之後。何得無怨耶。特其怨之事有大小。其用心公私不同耳。今謂盛世之必無怨者。是失人生憂樂之正者也。然或以某之詩爲自傷卑賤而有所憤訐不平。是又未是也。愚自分道之興廢有命。故嘗息意無營於世。其觸物感發不能自禁。而時激爲酸楚悲涼之調。以寫其不得已之衷。此亦詩人之常事。而其志或更有存者。昔者伯夷傷黃農虞夏之不作。悲道志○與○他人○異之衰。將餓死采薇。自食作爲詩歌。義不忍與盜跖同富貴。其志正

矣○然○非○孔○子○孰○知○其○非○怨○耶○又○孰○知○其○非○如○匹○夫○匹○婦○之○自○言○其○
傷○而○有○憂○天○下○之○志○也○故○有○憂○天○下○之○志○而○不○與○匹○夫○匹○婦○同○其○
失○所○之○嘆○者○此○伊○尹○周○公○伯○夷○之○所○同○也○太○史○公○曰○伯○夷○顏○子○雖○
賢○得○孔○子○而○名○益○彰○然○則○士○非○有○知○已○者○則○雖○有○伊○尹○周○公○伯○夷○
憂○天○下○之○志○其○不○同○于○匹○夫○匹○婦○之○怨○者○幸○矣○伏○惟○闕○下○懷○道○濟○
時○深○察○愚○志○則○僕○詩○之○所○存○爲○怨○爲○否○固○不○待○愚○之○所○自○明○而○讀○
其○辭○者○亦○或○可○以○得○其○志○也○闕○下○其○必○有○以○教○之○某○皇○恐○再○拜○

前後妙論相承自寫苦衷卽自占身分

○書稽叔夜傳

鍾會言於司馬昭曰稽叔夜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但以康爲慮耳叔夜性烈而才雋意遠而思疎幽棲養性似無足當天下之慮者然當時典午之勢已成中外在事之人莫非其黨獨叔夜士木形骸不自藻飾而人以爲龍章鳳姿傲然有不可羈束之氣此可馮之所大懼也王莽先殺鮑宣而後西漢以亡曹操先殺孔文舉而後東漢以亡司馬昭先殺稽叔夜而後魏亡此三人者皆忠正家遇瑰傑之士也故必三人去而後天下隨之會之誣康以逼母丘儉則康之不附晉明矣或謂數人雖在其如莽操懿之奸

何不知數人之力。雖不足以止奸。而有以儆奸人之魄。而折其謀。如○此○
者氣也。猛虎在山。藜藿爲之不採。况于國之有賢者哉。不然。張禹
孔光。楊彪。何曾之徒。彼固儼然處三公之位。非不尊顯也。而奸人
者。方頤指而氣使之不啻若奴隸然。其氣先靡耳。阮籍受司馬之
保護。至爲其勸進之文。而康以疑被殺。籍敗壞名教。爲禮法之士
所深嫉。而康終身無言行之失。故嵇阮並稱。而阮不及嵇遠矣。
持論嚴正。讀之可以想見先生。

鼻亭辨

柳子厚爲薛道州作毀鼻亭記。謂象以惡德而專世祀。不可至明。王文成爲靈博山象祠記。以象爲已化於舜。故其名至今廟祀之。其識似勝子厚。而兩公皆未及象封邑所在。按靈博山在今貴州境。非象所封邑。孟子舜封象于有庠。卽今湖廣永州府之零陵縣。一統志云。在道。示。二。州。之。間。窮。崖。絕。徼。非。人。踪。可。歷。愚。嘗。考。之。舜。罪。四。凶。其。所。誅。流。竄。殛。皆。不。出。今。中。國。之。治。幽。州。在。密。雲。其。地。有。共。城。崇。山。今。澧。之。慈。利。卽。岳。州。境。比。零。陵。尤。近。三。危。在。沙。州。漢。燉。煌。縣。東。南。三。十。里。羽。山。在。萊。州。卽。墨。古。不。其。縣。南。所。謂。投。之。四。裔。

者以其爲東西南北之界也。其實皆中國版圖所隸。當時舜都安
邑。若封象在今零陵縣地。則陸踰大行。水絕長江。延迤三四千里。
然後得至。又有洞庭不測之險。俗與椎髻爲伍。而驅其愛弟。使披
箚涉風濤。犯瘴癘於此地。此與囚凶之放何異。而猶以爲仁人
之親愛其弟。吾不信也。漢文帝弟淮南王長廢徙蜀。袁盎諫以爲
淮南王素驕。而暴摧抑之。帝必受殺弟之名。後淮南王果道死。而
帝悔不用盎言。象之凶傲甚於淮南。有庫之險遠。不啻巴蜀。使舜
避放弟之名。而封之以險遠必死之地。是何漢文之所終悔者。而
舜行之不疑也。孟子曰。欲常常而見之。而源源而來。越湖絕江。踰

河陟嶺以至京師比歲一至則往返萬里其勞已甚數歲而數至則日奔走于道路之中且時有登頓之憂風波之患若三年五年一朝見于天子如周之制又不可謂之常常而見源源而來也以此推之則零陵必非象所封地象所封地必近帝都而今不可考矣柳與王之說雖善然祠廟之建毀均于象無與史記注引括地志曰帝葬九疑象來至此後人立祠名曰鼻亭神此爲近之然世俗之附會古蹟名似而實非者多矣予誠不敢穿鑿以求之也

層層駁詰極透極醒末以地必近帝都而今不可考作收深合

古人闕疑之義

姚明山學士擬傳辨証

何元朗云、衡山先生在翰林、大爲姚明山楊方城所窘、時昌言於眾、我翰林不是畫院、乃容畫匠處此、二人只會中狀元、更無餘物、而衡山名長在天地間、今世豈有道著姚涑楊維聰者哉、白錢宗伯稱快此言、載之列朝詩選、而明山之後人未知也、余辛酉年以纂修之命將北上、姚氏數人持東泉尚書父子傳志見示、復出明山存集刻本、中有贈衡山先生南歸序一篇、又送衡山出灣馬上口占絕句十首、其序大畧云、自唐承隋後、設科第以籠天下士、而士失自重之節者、幾八百餘年、然猶幸而有獨行之士、時出其間、

如唐世之元魯山司空表聖、陸魯望、宋之孫明復、陳後山諸人，猶能以學行自立，而足以風厲乎天下。今則惟衡山先生足當之，而先生之秉道誼，立風節，明經術，玉文章，猶有高出於數子之上者。其却吏民之賻，以崇孝也；麾寧藩之聘，以保忠也；絕猗頓之游，以勵廉也；謝金張之饋，以敦介也；不憚於官鼎之議，以遂其剛志也；不溷於猶褻之招，以植其堅貞也。天子賢之，擢官翰苑，官僅三載，年財五十餘，卽慨然起南歸之興。吾每謬言留之不得，竟三疏得請，以去。榮出于科目之外，貴加乎爵祿之上，尉羅之所不能取，樊籠之所不能收。翩然高翔，如鳳皇之過疏圃，而飲湍瀨，下視啄腐。

鼠以相嚇者何不侔之甚也。其言曲盡嚮往之志。極贊揚之詞。而於詩末章。則曰。豈是先生果忘世。悲歌盡在五噫中。與序中。台袞猶褻有悲憤時事。不敢指稱。而相與爲隱之意。其知衡山也深矣。錢公不考漫筆之書。近有史官自刻其藁者。復著其說於擬傳。不重誣耶。明山可傳。不獨議禮一節。其居官屢有建白。援據古今。義正辭嚴。惜其中年凋喪。不竟其志。而何氏謂今世遂無道及者。彼自不識明山。于明山固無損也。復按家傳誌銘。皆云。楊文襄引公同修明倫大典。公恥不肯與。同館皆嫉之。而擬傳云。涖雖以議禮受杖。後與修明倫大典。不終其節。余在史館。疑而請之。監修徐公。

捐橫雲山人

公命取大典檢閱同修者絕無姚名遂命刪此一段然其藁猶傳
播人間也此是姚公一生大節所係彼旣罹禍于生前復被誣於
身後史筆之陷人豈必在張桂羣小下哉余特爲表出之以告後
之君子

明山此言今流傳成典故矣不可少此申雪甚矣賢子孫之不
可無也使不出而要之于路則覆盆千古矣

友說贈計子甫草

古者士有誣友。荀卿曰。庸眾駑散。則劫之以師友。友者所以濟師之道之所不及也。中庸論達道五。頗言朋友不及師弟。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人生之于四者。固有難言者矣。夫師者其爲分甚尊。而其爲勢則甚疎。言人之所難言者甚尊之與甚疎。皆有所不可者也。然則孰爲其綱繆之使無失。彌縫之使無間耶。此朋友之事也。古之取友。有以勢利相膠漆者。有取其緩急相賜恤者。有誓生死患難不相背負者。勢利之交。無論已。緩急相賜恤。生死患難不背負。此謂意氣之感。激則有之。差異於世之面嫗煦而背論訛者。

耳。以語於道義則未也。古道義之交以贈言。不以財賄。以性命。不
以然諾。以過相規箴。不以名相標榜。眾之所賤吾貴焉。不以形迹
嫌也。眾之所棄吾取焉。不以獨行疑也。要之期攀依以同。至于道
斯已矣。夫攀依以同。至于道者。非吾友。其誰望耶。昔者仲尼沒。而
七十子之徒。自以其聞于師者。相友教。曾子數子。夏三失卜。子投
杖謝過。子貢乘軒。而過原。憲聞貧病之譏。則逡巡失色。以退。若論
語。戴記家語中。所雜載弟子辨難語。大抵皆足以發明聖人微言
大義。至今學者。人知尊君親上。以不至蔑禮犯分。毀詩書滅仁義。
彝倫不至。盡斃清議。不至盡泯者。此雖聖人之教。以然亦其徒相

爲提攜之力也。由是觀之。則師之道得友而益彰信矣。今世小生俗學。甫離襁姆。自其父兄之教。則以奔逐聲勢爲交遊。以背公向私爲朋黨。以一倡百和無所可否爲同志。合道指道學爲迂濶。薄廉潔爲無用。士習爲是數者。世俗皆謂之曰能。自君子觀之。乃所謂市道交也。市交之日聞。古道之不作。則業孰與進。德孰與講。業無與進。則邪者比德。無與講。則過益積。鹵莽於君父之間。恣睢於禮法之外。然且率天下而爭鶩。于是則人類幾何其不盡滅矣。僕藏此意久。顧無足發者。計子甫草善爲文。與僕交最善。其遠出乎流俗而不底乎道義不止也。今天下無不藉籍計子名。乃不以僕

之拙訥顛蹶爲可鄙。而特以爲今之人無志于古人者。能志于古
人者。必其能爲古人之文者也。故每一文成。則必俯以示僕。僕時
有所指撻疵類。輒喜發于頰。卽力稱善。無所短長。則必愠曰。是得
毋徇我乎。夫文章小技。易爲也。計子之於文。可謂成矣。然猶不敢
自是如此。惟恐不得聞其失。是懼况事固有大于此者。其肯以苟
且從事乎。吾知計子之取于友者。爲異乎。今之所取于友者矣。雖
然。夫計子則何有于是焉。夫惟君之自視也重。故其望于友也益
切。其望于友也切。然則其施于人也有弗然者乎。若僕固所謂庸
衆駑散。而文與行之無足採者也。辱君之交。冀以有成。君盍以其

自爲之餘。爲僕謀所以勉進于道者。作友說以贈。

首言朋友之誼。關係于人倫。裨補于道義。而以仲尼之徒。作實證。至師友之道。得友而益彰。較前所以濟師之道之所不及者。而更進矣。中言市道之弊。末以交相切磋之意。望計子亦精微。亦沉摯。處處實獲我心。

京口義渡贍產碑文

自岷山導江而下，出峽汗漫數千里，至金焦一東，水旋行逆折，然後朝宗于海。此曹子桓所爲臨江賦詩，徘徊而不敢進者也。然余

大綱考其源

考之史記，秦始皇登會稽，還從江乘渡，註其地在句容縣北六十里，不知何時復徙瓜步。梁庾信集有奉命使北，始渡瓜步江詩。至唐開元二十二年，刺史齊澣以舟行繞瓜步，回遠六十里，始從京口埭下，直趨渡江路，徑而免漂溺之患。故自唐至今，瓜步渡者皆徙而之京口。然往時京口與楊子橋對岸，瓜洲特江中一洲耳。後瓜洲以北淤漲，與楊子橋連，南直對潤州江身益狹，江身狹則水

流益汎急。舟緣金山之麓而行。春秋之間。上流泛漲。山水相搏。觸
澁而爲渦激。而成湍。雖恬風霽景。猶懼變生。不測少遇風波。失利
一匏千金。故京口之渡。爲天下最險。余六月渡江。登金山。見山足
巖舟五六。舟人操楫而坐。若有待者。寺僧深爽進曰。此爲濟渡之
舟。自巡撫某公設此後。凡有事于茲土者。及往來行旅。各捐俸及
資。益造舟。買田置市租。以贍水手之稍食。及其賞楫之費焉。然久
滋易弛也。某懼斯人之弗脫于險。而大矐前功。願得一言以示來
者。余惟易旣濟。稱君子思患而預防。其說在六四爻。曰。繻有衣袽。
終日戒。夫涉川者不能戒之于未濟之前。特特其一舟之無隙。以

先○作○一○折○處○起○文○獨

與○彼○狂○飈○駭○浪○爭○命○于○呼○吸○之○頃○固○且○不○可○况○於○待○其○既○濡○然○後○
操○舟○而○拯○之○此○與○夫○救○火○者○之○焦○頭○爛○額○何○以○異○然○而○聖○人○之○慮○
患○也○徧○視○夫○事○之○可○需○者○則○需○之○有○需○之○不○能○不○得○已○而○濟○者○則○
終○日○戒○之○至○不○得○已○而○濟○而○終○日○之○戒○之○猶○不○足○以○勝○夫○所○濟○者○
之○險○既○已○瀕○于○死○亡○矣○乃○忽○然○而○得○生○彼○仁○人○者○之○于○此○視○夫○人○
之○脫○之○死○而○易○之○生○其○心○樂○不○樂○也○自○數○舟○者○之○設○常○歲○活○人○以○
四○五○十○計○不○十○年○而○得○活○者○四○五○百○人○矣○由○十○年○以○前○觀○之○彼○四○
五○百○人○者○皆○江○上○之○游○魂○水○府○之○鬼○籙○也○然○則○使○自○今○十○年○之○後○
之○人○有○一○不○得○濟○以○淪○胥○而○亡○者○于○吾○心○不○且○有○戚○戚○乎○哉○若○夫○

推前人之心以繼于無窮。此則思患預防之道宜如是也。深爽學佛者也。爲佛之學者。使人求福于冥冥。其說多幻妄不可信。深爽獨能推廣有司德意。使夫人得免于險枕。且曰吾佛之道固然。其爲世利益多矣。余樂其有是請也。而書。

前幅敘次詳明。入後議論處窮而曲。如往而復。無限波折。無限風神。

○○○先太常公傳畧

先祖戶部公嘗命宸英曰汝曾大父筮仕先朝功在國本沒之日山陰念臺劉公嘗誌其隧道之石矣予欲詳載之家乘俾我世子孫無忘先烈是汝之責也宸英受命惶悚久之不敢屬筆今先祖捐館八年自後宸英載經創痛神思恍惚及今不自勉厲闕先德不著格尊命不就罪戾滋甚悔將何及謹按行狀誌銘考之遺集并所聞于祖父者掇拾書之以俟世之君子有所採取而潤色焉先曾祖諱應麟字泰符別號松檠爲嘉靖己進士累官陝西參議贈太僕卿諱國華號甬洲公長子公中萬曆癸酉鄉試癸未進

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改戶科給事中是時萬曆十三年九月也至
明年二月有旨加封鄭貴妃爲皇貴妃先是壬午年皇子生爲恭
妃王氏所出時鄭氏寵冠後宮已三年矣初衽郊哀王上與之戲
逐而傷之生三月不育鄭恚甚上憐之與秘誓卽更舉子則立汝
子爲東官至皇第三子生賚予特厚其父揚言于外謂神器且有
所屬未幾加封之命下中外危疑益甚而禮部已具冊封儀注將
上矣公憂之闔扉飲泣草疏家人守之不得就一日晨起入垣中
鎖吏繕寫成卽上疏曰臣惟正名定分國家所以安別嫌明微君
道所以著事有出于無心而繫四方之觀瞻發于一時而關萬世

之綱常。此明王所欲亟聞。臣下所爲耿耿而不容已于言者。近見大學士申時行請冊立東宮。奉旨元子弱少。俟二三年舉行。復覩聖諭封貴妃鄭氏爲皇貴妃。竊謂禮貴別嫌。事當慎始。貴妃以孕育蒙恩。豈日不宜。但名號大崇。其於中宮不以偏乎。且貴妃所生固皇上第三子也。猶然亞位六宮。則恭妃誕育元嗣。翻令居下。揆之倫理。則不順質之人心。則不安。傳之天下。萬世則不典。非所以重儲貳定衆志也。伏乞俯從末議。收回成命。以協輿情。臣愚不勝大願。且臣之所議者末也。未及其本也。臣愚以爲皇上誠欲正名定分。別嫌明微。莫若俯從閣臣之請。發德音。下明詔。冊立元嗣。爲

東宮以定天下之本。則臣民之望。慰宗社之慶。長矣。疏入。上震怒。抵之地。乃徧宣二十四監掌印。至論所以冊封貴妃。非爲東宮起見。而科臣指斥過甚。不堪之意。以手拍御案。幾裂。中官環跪叩首。上卽欲批旨。意在子杖。而手顫不能御筆。如是者三。怒稍解。奉旨冊封。非爲別故。因其敬奉勤勞。特加殊封。立儲自有長幼。姜某沽名賣直。窺探上意。著降極邊雜職云云。得廣昌縣典史去。初公疏。上次日卽下中官傳某親自領旨。甚急。左右皆怵。公懼有不測。盍先服藥往。公固不肯。聞命卽日策蹇出都門。國本之議。自公首發。受嚴譴。凡在京九卿科道及南都臺省申救者。疏凡十數。上不省。

而主事孫如法科臣沈璟至被杖幾死自後言者蠶起至于三案
互發黨議相軋垂六十年然自立儲自有長幼之旨出言者皆得
藉口以取必于主上朝廷雖厭之而終不能奪也故事言官降雜
職者多投牒去鮮之官者公曰孰非君命耶吾焉避之居廣昌四
年量移餘于令丁外艱服闋至京時太倉相求去公上書責其不
宜乘機委卸詞甚切直別載文集中首相同郡沈公一貫公館師
也嘗爲人言皆吾君子也語傳播遠近公值之朝昌言曰國本未
定諫官相繼得罪公何以謝人言沈公曰事至此卽十張子房亦
無益公曰如某所見正不須一張子房祖宗養士二百餘年豈無

職者

多投牒

去鮮之

官者

公曰孰

非君命

耶吾焉

避之

居廣昌

四

此處不

、旅廣昌、餘下、以積令、文氣一、片、

忠○臣○義○士○願○以○一○死○報○朝○廷○者○公○但○主○持○于○上○諫○臣○以○死○爭○之○於○
下○殺○一○人○復○一○人○進○殺○至○數○人○不○止○皇○上○亦○且○寒○心○此○時○公○出○而○
徐○以○一○言○回○之○可○不○勞○而○定○今○大○事○之○去○留○在○相○公○公○奈○何○遽○出○

此○言○失○天○下○望○時○聞○者○皆○爲○頸○縮○沈○公○愈○怒○退○復○草○疏○尤○激○切○其○
此○疏○男

、次、不、載

畧○曰○臣○既○以○身○許○國○而○陛○下○復○以○信○許○臣○臣○之○初○心○未○竟○者○十○有○
六○年○陛○下○之○大○信○未○成○者○亦○十○有○六○年○事○在○悠○悠○猶○堪○有○待○危○機○
已○著○更○待○何○時○故○臣○不○先○不○後○欲○以○此○日○責○大○信○于○陛○下○以○畢○臣○
之○初○心○且○惓○惓○以○釋○危○補○過○望○陛○下○非○得○已○也○爲○國○家○安○危○慮○爲○
萬○世○綱○常○慮○至○急○也○初○臣○爲○諫○官○因○冊○封○皇○貴○妃○有○慎○封○典○重○儲○

貳之請。陛下降旨云。立儲自有長幼。以臣疑君。竄直而斥。是臣之罪。在不能仰體聖心。謫有餘辜也。繼而禮官沈鯉有免斥言官之請。陛下降旨云。因其真。朕有過之地。故薄罰示懲。是臣之罪。在不能仰成聖德。謫有餘辜也。信斯言也。陛下唯恐見疑于羣臣。以得罪於天下後世。將朝更夕改之。不暇不意陛下之過舉。猶故中外之人心轉疑。初謂二三年舉行。今且五之矣。初謂廢質清弱。今則強壯矣。初謂先冊立後冠婚。今則反欲倒行矣。夫冠婚可委曰清弱。冊立何嫌於強壯。愆期不舉。當機復靳。假手于人。借言于激。人將有以窺陛下之微矣。又奚怪乎盈庭之嘖嘖耶。彼偃仰風議之

人方且怵威投鼠甘心揚竈坐視陛下孤立於上徐視陰陽之定而坐收其利卽有曲意調停者亦不過就中轉移望風瑟縮殊未聞有招不來麾不去如古大臣之風者且此非特不忠于陛下而已矣豈有工于爲官掖藩邸計而善成陛下之愛者哉夫有却座之諍始免永巷之蓄人彘之鑑燕啄之禍非不炯炯也陛下奈何溺衽席嗜美疢甘爲子孫賈無涯之禍而不顧耶夫弓不抑則不揚矢不激則不遠士不臨禍亂則忠憤不決烈以祖龍之酷尚奪氣於茅焦之解衣危論以嬴秦之暴士尚有建節積屍闕下而不悔陛下欲以威劫正人而成其私竊恐威未及殫而大亂已成可

不戒哉。嘗讀史至晉獻公事。重有感焉。夫獻公亦中才之主。其天性好惡。非與人殊。必且以並后匹嫡爲無傷者。而孰知用意一偏。禍延再世。社稷幾墟。故人主之託身。不可不慎。託身賢士大夫。不引而致之。明盛不止。託身于宦官宮妾。不引而致之。於亂亡不止。陛下神聖英斷。御一皇貴妃。何足爲患。然亂自女戎。三代已然。其寵已極。其度必移。今道路之言。日有聞矣。咸謂冊立不決。由皇貴妃牽制所致。甚者以爲窺伺璇宮。懷逝梁之非望。又甚者以爲齟齬震器。徵壓紐之適然。揆之理勢。或非實事。迹其隱微。夫豈無因。萬一外戚中涓。有以邪謀綴皇貴妃者。恐皇貴妃不得自由也。萬

一諧臣媚子。有以家事悞陛下者。恐陛下亦不得自察也。臣又思之。陛下動以祖宗爲法。而尤憲章世廟。爲兢兢。夫大本之建。列聖皆豫。唯世廟差晚耳。則陛下所法。宜何適從哉。若必欲取法世廟。竊謂世廟雖不建儲。猶不憚令景王之國。以絕羣疑。而杜覬覦。此又不定之定。不立之立也。獨不可法歟。夫事關官闈。則夫綱宜正。事關長幼。則父綱宜正。事關臣庶。則君綱宜正。嬖倖可從。兩宮何爲不可從。冠婚可行。冊立何爲不可行。軟熟不激。忠言何爲而獨激。此陛下所不能自解於天下者也。欲天下之無疑已難矣。哉。臣前爲言官而言。以職諫也。今不爲言官矣。不當言矣。然臣之官可

奪而臣之志不可奪。臣待罪五載，不忍遽去。臣非有所戀也。受陛下之恩深，義不忍去。而坐視國事之日非。陛下倘有感，臣言卽發。德音冊立冠婚。一時並舉。臣雖死猶榮。若罪臣出位加臣沽名，則臣已席藁括髮待矣。斷不願與中立觀望。全軀保妻子之臣同視息於天壤也。疏上。留中。公欲再疏爭之。沈公鯉不可挽。公手以付公座主。敖公文楨曰：君家好門生。宜善成之。敖公曰：子不欲立東宮耶？卽欲立東宮，不宜過激。乃止。執政旣銜公，喉主爵無得隨例補除。每用啓事，特奏之。而上之始謹。公也有不許。滕臚陸用之旨。特疏公名于屏風。執政覬知之。故啓事上。上見輒嘿然。凡待命七

年不報辛丑十月有詔立皇長子爲皇太子公喜遂歸杜門垂二
十年人皆惜公之不用以去且老公則謂吾身雖廢棄而其言幸
已行行而宗社之計定天下以安是上之知我深逾于寵祿我也
故雖貧無儻石儲而未嘗有愁苦不自聊之歎光宗立起太僕寺
少卿御史逆案潘汝楨者舊爲邑令多所乾沒公諷之亟至成嫌
隙伺公抵京則陰令吏科薛鳳翔劾公老病失儀宜致仕鳳翔亦
逆黨也公曰吾此行欲一見新君哭舊君耳豈能與若輩爭進退
哉朝廷方下部以國本建言舊臣命從優議覆而公遽引疾去矣
公釋褐庶常改給諫服官任事僅四閱月而謫謫十餘年至京坐

帝未煖旋報罷。蓋是時逆焰潛明。相與講張爲患者。蟠結于中外。如潘薛之輩。其醜正嫉賢。而欲亟擠而去之者。宜也。然公忠義。偏塞所得自見者。國本一疏耳。猶遲久而後定。中扼于柄。臣後尼於羣小。至不得使其身一日安于朝。讜言碩。鬱鬱而不抒。就其中同志。如福清吉水諸公。皆坐視顛蹶。嘆息而已。不能一引手救。何論其他。天啓之敗政。至于網罟塞路。讒夫高張于公之一去。兆其機矣。此豈獨公一人之不幸哉。識者謂公不去。必與於清流之禍。小人之忌公。適所以爲公而安全之也。然豈公之本志哉。公尉廣昌。補敘

論地政核
日羣士而課之學。官延名儒秦先生爲之師。士苦府試回遠。則言

於臺竟以名達學。使者著爲例。邑有白狼爲害，傷人積千餘。公檄于邑城隍神，捕之立得，遂殲焉。三淫祠，歲殺人男女以祭，否則巫言且爲禍。公下令焚其祠，而民無譁者。令餘干尤多異政。有孝廉訴妹殺于其夫者，夫監生陸某，再殺其婦，而及于孝廉之妹。公受訴立至殯所，將啓棺檢焉。陸拊棺哭之哀，公亦心動。至夜，夢婦被髮來，目盡出手，搯兩乳，迸裂血流，股體。旦以狀告其夫，曰：不爾，吾甘受罪。及啓視，則席稿以生，納于棺。宛如夢中所見者。夫詞服而前所殺之兩婦，其冤并得雪。宋丞相趙忠定公汝愚墓道爲守塚方氏所侵，方宗彊其子孫茹恨不敢言。公聞親勘遷之，爲文以祭。

忠定未幾雷梓其人擊而斃之于墓下如倒植然樹碑禁民佞佛
溺女所活民女子無萬計公不以謫官自處盡心政事廉潔明斷
而本之以仁愛故凡所爲兩邑興革利弊不可殫述而民皆得蒙
其利歌思之至今此其尤稱道人口者公家居三十年坐臥一小
樓於書無所不讀著五經緒言史論手緝二十一史平衡錄醫學
地理書各數種尤精于易有周易容光易會諸書皆晚年心得行
楷法顏歐所讀書皆手書之累數千卷天性剛直遇意不可若雷
抨矢激人無得撓者事過恬然不貯于胃待子孫威嚴若朝禮動
必以法于鄉黨宗族以恩通籍四十餘年守先世遺產數十畝分

其教家居行誼

毫無所增益。租入不充。而常欲節衣食。以給貧者。位不過四品。闔門養重。而人常翹然如利澤之及已。萬曆季年。稅使四出。令韓盡括邑中契券。所搜索盈萬金。猶不已。將開告訐之風。名爲覈實。意主于破碎富戶。人情驚怖。思變。父老頂香至門。求解于公。公謂。令使強出其契。事得止。邑人感之。爲立尊德祠於北湖。孺戶祝之。而令遂切齒于公。令故潘汝楨同里戚黨。故汝楨之排公也。益力。然公自再詣京師。目擊時事。遂無意于用世。嘗寓書族人曰。吏部以掣籤官人。兵部以封婚媚倭。大臣皆持祿養交。日夕如雷霆轟然。在頭腦上脅息。無敢出一言爲天下者。中原陸沉。恐不難致。吾此

身○不○可○以○再○嘗○試○矣○懼○人○怪○吾○狂○言○誠○勿○出○其○書○自○當○時○觀○之○宜○
士○大○夫○之○弗○以○爲○狂○者○百○無○一○二○也○孰○知○其○應○在○數○十○年○之○後○若○
親○見○其○事○而○言○之○者○然○不○幸○公○竟○以○守○困○老○矣○嗚○呼○使○公○得○行○其○
志○其○設○施○亦○未○可○量○也○公○三○子○長○諱○思○簡○戶○部○司○務○次○思○素○思○復○
皆○諸○生○崇○禎○十○三○年○戶○部○公○請○卹○闕○下○從○子○御史○思○膺○亦○上○言○之○
有○旨○賜○祭○葬○贈○太○常○寺○卿○蓋○異○數○云○

磅礴英偉數千言一氣貫注此先生悉心營構之文然按之正
史並係寶錄唯史文刪削太甚不及此傳之詳備耳